



玉瓢一握如瓜瓣，有蒂有葉還有花

——談談痕都斯坦玉器的入傳與影響

(一)「痕都斯坦玉器」的定義及歷史源流

「痕都斯坦」是Hindustan的譯音，意指北印度地區。西元一五二六至一八五七年時，這裡是蒙兀兒帝國(Mughal Empire)的屬地。此區能發展出獨具特色的玉雕藝術，有其歷史上的源由。

十三世紀蒙古大軍西征，促進歐亞大陸上各地區間技藝的交流；或受中國影響，十五世紀以來，玉器雕藝在中亞地區信奉伊斯蘭教的帖木兒王朝發展迅速，該王朝的創始者帖木兒(Amir Timur, 一三三六至一四〇五)為突厥族人(Turkic people)。十六世紀中葉帖木兒王朝覆滅後，王室成員裡具有突厥與蒙古成吉思汗兩系血緣的巴卑兒(Babur)，率領大軍南下征服印度，建立了蒙兀兒帝國。所以蒙兀兒一字在英文中有多種拼法：Mughal、Moghul、Mogul等，都是蒙古Mongol一字的印度轉音。

經過數代的努力，十七世紀時蒙兀兒帝國國勢達於高峰，喜愛文藝的札格爾(Jahangir, 一六〇五至一六二七)與沙加罕(Shah Jahan,

一六二七至一六五八)兩代國君，延攬歐洲、波斯的藝匠服務於宮廷；揉合了東、西各方藝術母題與風格，創作出大量精緻高雅的玉雕作品。主要是以花葉、瓜果為造形的碗、杯、盤、杓等食器，以及雕琢花葉紋的壺、罐、盒、經架、劍軛等雜器。

一件典藏於維多利亞與阿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的羊頭瓜瓣杯，器壁刻了沙加罕的名款，正是最負盛名的蒙兀兒玉器。(參考圖A)(註一)分析它的紋飾

鄧淑蘋



參考圖A 沙加罕的玉杯
(引自Susan Stronge, 19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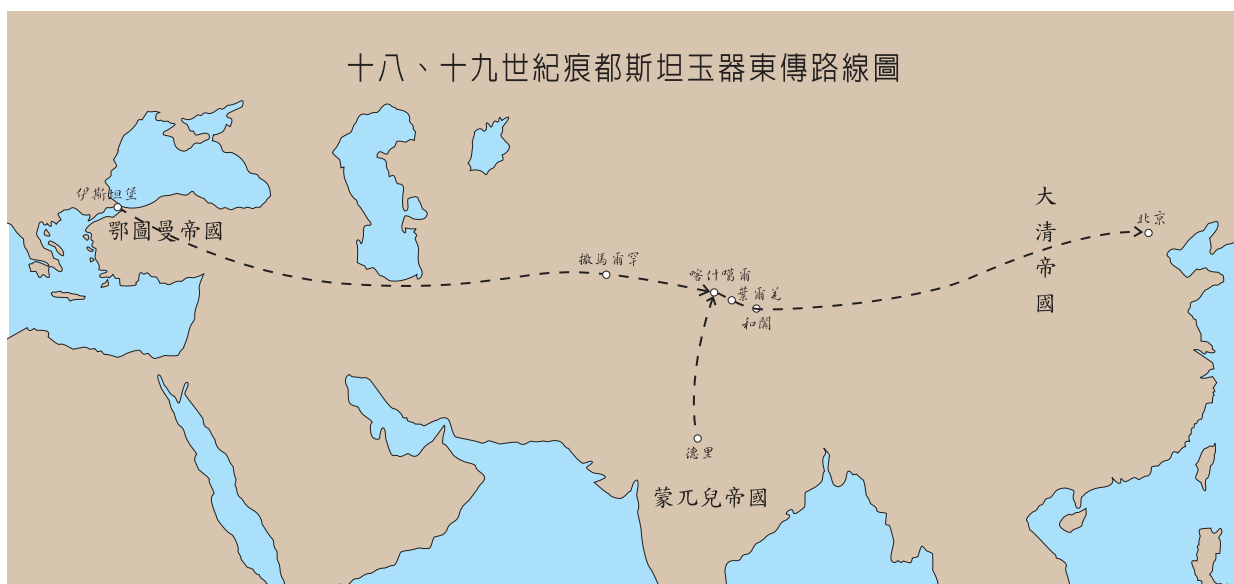
母題可知，莨苕葉紋源自歐洲建築，羊頭源自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葫瓜器形取自中國，蓮花座則屬印度本土傳統。

除了蒙兀兒帝國外，波斯的薩非王朝（Safavid Dynasty 一五〇一至一七三六）與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 一三〇〇至一九二三）也都發展了玉雕藝術，由於這些帝國或王朝的統治者都信奉伊斯蘭教，所以可統稱他們的玉器為伊斯蘭玉器（Islamic jades）。

在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典藏了二百五十多件伊斯蘭玉器，據分析它們來自中亞東端、印度的蒙兀兒帝國以及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等地。此外還有約三十多件可能是十八世紀晚期（約西元一七七八年以後）新疆地區模仿蒙兀兒風格仿作的贗品，也常混雜在真正的蒙兀兒、鄂圖曼玉器一起入貢。清代君臣並不能細分蒙兀兒玉器與鄂圖曼玉器的風格差異，對於仿品也一視同仁地接受，而統稱作「痕都斯坦玉器」。參考圖B說明這些玉器東傳的路線圖。

今春，本院結合民間收藏，在嘉義民雄舉辦「異國風情：亞洲文物展」，希望通過各類文物，展現亞洲地區多元的文化面貌。「痕都斯坦玉器」單元選擇十六件院藏品，及五件民間收藏共二十一件，除了可介紹伊斯蘭文化圈玉雕藝術的成就外，更可通過清代皇帝的御製詩、清宮檔案及包裹玉器的布套、上面綁縛的黃籤等，說明十八、十九世紀伊斯蘭世界與中國文化間的交流互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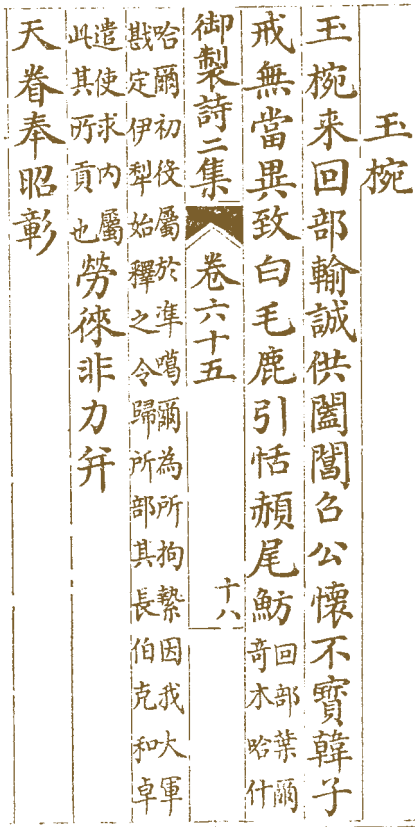
十八、十九世紀痕都斯坦玉器東傳路線圖



參考圖 B 十八、十九世紀痕都斯坦玉器東傳路線圖



圖一a 十五至十八世紀中亞地區 青灰玉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c 《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中收錄了詩與詩註



圖一b 玉碗碗壁所刻御製詩的拓片

(二) 隨著香妃入宮的中亞玉碗，開啓了
伊斯蘭玉器東傳的大門

雖然十七世紀時，北印度的蒙兀兒帝國勢力強大，但是當時中國正處於明末清初社會不安、政治變動之時，雙方沒有往來。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清朝的乾隆皇帝征服了中亞東端的天山地區，稱之為「新疆」，天山南麓回部的掌教人（維吾爾語稱為「和卓」），在乾隆二十一年（西元一七五六年）呈貢一件玉碗，請求清廷保護；乾隆皇帝賦詩記述這件光榮的國家大事，還命玉工將詩刻在這件玉碗上。（圖一a）雖然在玉碗的器表上只刻了詩句，（圖一b）但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中收錄了全部的詩註，透露了整個的歷史過程。（圖一c）

這件青灰色的玉碗，高五·六、口徑一三·五、足徑六·二公分，侈口、高圈足，器

壁頗厚實，拋光略粗，口緣及器腹下方各琢弦紋一週；整體造型頗相似於十五世紀帖木兒帝國或十六世紀波斯薩非王朝的玉碗，（註二）故宮還藏有三十餘件乾隆、嘉慶年間貢自回部的光素玉碗、盤，多數帶有長期使用的痕跡。種種跡象顯示，可能自十五世紀以來，中亞地區即有使用玉質食器的傳統。

也就在乾隆二十一年左右，回部和卓氏家族的女子，嫁給乾隆皇帝為「貴人」，後封為「容妃」，也就是民間傳說的「香妃」。（註三）由此推算，這件看來像是喝奶茶用的「奶子碗」，應是維吾爾族的傳世寶物，很可能就是香妃的「嫁妝」呢！



圖二a 十七世紀蒙兀兒帝國 青灰玉花式大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b 大盤的盤底



圖二c 盤心所刻御製詩局部（白色部分塗有粉筆）



圖二d 盤心拓片



圖三b 碗底



圖三a 十七世紀蒙兀兒帝國 白玉花式大圓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清廷派駐回部大城葉爾羌的官員旌額里，呈貢了一對青灰色的花式大玉盤（圖二），各高四·七、口徑二五、底徑一四·八公分。（註四）全器有如

（三）旌額里呈貢的花式大盤，讓乾隆皇帝認識了「痕都斯坦玉器」



圖三d 碗底及外壁拓片



圖三c 碗內壁拓片

盛開的寬瓣菊花，盤心又雕一平展的尖瓣雛菊；盤底雕作盛開的花朵，鋪陳著三重各八片寬而柔美的花瓣，外圈圍繞一周良莠葉紋。

乾隆皇帝聽說它們來自葉爾羌西南方的北印度，就撰「天竺五印度考訛」一文，考證該地應稱為「痕都斯坦」，還命玉工將此文中最重要的部分刻在一件玉盤上，另一件玉盤就刻了御製詩〈題痕都斯坦雙玉盤〉。(註五)

這對玉盤曾經發表於筆者所撰述的特展圖錄中，(註六)英國倫敦維多利亞博物館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前印度部主任斯喀爾頓先生 (Mr. Robert Skelton) 曾在其論文中，指稱此對玉盤的確為印度蒙兀兒帝國的玉器。(註七) 由此可證，乾隆皇帝當時所獲得的訊息相當正確。

(四) 花葉、瓜果造形的飲食器用，是蒙兀兒貴族的最愛

由於乾隆皇帝的讚賞，派駐新疆地區的官吏與維族領袖，經常爭購精美的蒙兀兒玉器，呈貢至北京。皇帝經常爲了新獲得的精美玉器吟詩歌詠，詩題都冠以「痕都斯



圖四b 碗底



圖四a 十七世紀蒙兀兒帝國 碧玉花蕾形雙柄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d 碗壁及碗底拓片



圖四c內壁刻詩局部 (白色部分塗有粉筆)



圖五b 杯底



圖五a 十七世紀蒙兀兒帝國 碧玉瓜瓣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d 瓜瓣杯拓片



圖五c 瓜瓣杯的鳥瞰面

印度盛產罌粟，罌粟花特有薄柔、對稱、且交叉覆疊的四瓣花冠，在原野上隨風飄搖，激發了玉工的創作靈感；圖三細白溫潤的大圓碗，口徑二五·二、底徑一六、高六·八公分，不但整體雕作一朵盛開的四瓣花，碗底又平貼著另一朵四瓣花，花瓣波浪起伏，流露優雅寧靜的氣息。內壁刻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御製詩（詠痕都斯坦盈尺碗）。

圖四是碧綠玉雕琢的六瓣花形圓碗，寬一六·二、口徑一二、底

「坦」的字樣。雖然圖三至圖五的玉碗、玉杯上，都刻著十八世紀晚期乾隆皇帝的詩篇，但事實上它們都是十七世紀蒙兀兒帝國高峰時藝匠的創作，從這些作品可知，花葉、瓜果造形的飲食器用，是蒙兀兒貴族的最愛。

痕都斯坦玉瓜瓣歌
玉獸一握如瓜瓣有蒂有華還有花和蘭出
玉不解琢和蘭雖有五工而不能精琢精琢
愈西愈進琢自痕都萬里遐處倫之阿產美
質啞嗎水磨攻錯加製為飲器可携帶清泉
舉酌勝京峯異域都大尚武備以獵以戰隨
操擊是蓋彼中貴者用非麥乃似安期瓜弗
微弗索聽貿易近利市至三倍奢徒置斐兀
佐文玩殊方譽教宴事詩却笑談贈許顏董
御製詩集卷九
棄而弗顧當與嗟

圖五e 《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中收錄了詩與詩註



參考圖D-1 北印度 Kotah 宮殿的壁畫局部
(引自Joachim Bautze,1996)



參考圖D-2 壁畫中的金絲扇



參考圖C 北印度繡細畫 (私人收藏)



15 圖七 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蒙兀兒帝國 白玉拂塵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蒙兀兒帝國 白玉圓腹大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a、b 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蒙兀兒帝國 白玉柄金絲扇兩面 葉博文、葉吳麗華伉儷收藏



圖九b 玉盒底部



圖九a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蒙兀兒帝國 鑲玉八角形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Ob 盒托的拓片



圖一Oa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蒙兀兒帝國 鑲玉八角形盒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Oc 盒與盒托

徑六·二、高四公分。以平展的菊花作底，碗壁雕一圈良茗葉，與成束的百合；兩側各雕一片自下方向碗口延伸的良茗葉，葉尖捲折，垂著花苞與捲葉。內壁刻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御製詩〈詠痕都斯坦綠玉碗〉。

圖五的淺碧綠色玉杯高四·七、長一六·六、寬一二·八公分。設計成一束娟秀的番蓮，撐托著豐碩的葫瓜杯；捲曲帶葉的瓜蒂形成杯柄，還貼著嵌有紅玻璃的小番蓮。

這件玉杯在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貢入清廷，乾隆皇帝不但為之賦詩並加配絲穗，還命玉工將詩句加刻於玉杯的內壁。在詩與詩註中說明，雖然出產玉料的新疆和闐地區也有



圖一一b 經架撐開



圖一一a 十七世紀蒙兀兒帝國青玉可蘭經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玉工，但技術不精，萬里之外的痕都斯坦玉工擅長用水磨玉，所雕琢的玉器運至新疆回部出售，可賺取三倍的利潤。

玉，本又是硬又冷，沒有生命的礦物，但經由蒙兀兒藝匠的巧手，運用精巧柔雅的造形與紋飾，描述花葉的柔嫩與瓜果的豐碩，讚頌自然界蓬勃的生機，這正是蒙兀兒玉雕最令人著迷之處。

(五) 蒙兀兒貴族日常生活使用各式各樣的玉器

在清廷的經營下，新疆成爲歐亞大陸的商貿中心，除了雕有層花疊葉的蒙兀兒玉器經由新疆大量東傳外，也有少量遠自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傳入清宮的玉器。不過有些玉器造形特殊，恐怕連皇帝也不知道它們的用途。

譬如圖六的圓腹大罐，高一九·五、腹徑最大一六·七公分。器腹雖大，罐口卻很小。



圖一一c 經架拓片



圖一 二 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蒙兀兒帝國 白玉靶短劍 葉博文、葉吳麗華伉儷收藏



圖一 三 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蒙兀兒帝國 白玉嵌金絲靶短劍 葉博文、葉吳麗華伉儷收藏



圖一 四 十八世紀蒙兀兒帝國 白玉花式靶短劍 葉博文、葉吳麗華伉儷收藏

又如圖七的白玉長杆，長二三·二、柄徑一·〇五公分。一端嵌著碧玉做的喇叭口，另一端削作尖形，嵌飾金絲、紅寶，這兩件玉器在蒙兀兒貴族日常生活中，是做什麼用的呢？

圖 C 是一幅印度的纖細畫（miniature painting），畫著一手托著獵鷹的印度貴族正在抽水煙（huqqa 或 hookah），身後還有侍僕用拂塵為他驅趕蚊蠅。由這幅畫我們可以明白故宮所藏的圓腹大罐，是盛裝清水用以過濾辛辣的尼古丁，如此抽煙的人才能真正享受煙草的清香與騰雲駕霧的樂趣。而白玉長杆的喇叭口，可插入成束的羽毛，用作專為驅趕蚊蠅的拂塵。洛杉磯州立博物館也藏有類似的玉拂塵。

柄。（註八）

圖八的白玉柄金絲扇是葉博文、葉吳麗華伉儷的藏品，長三三·三公分的白玉扇柄中段，以金屬套筒連接寬約二一·五公分的斧形扇面，扇面用紅、綠二片絲料平貼，縫綴金絲、金片、珍珠、紅寶石、祖母綠等，外緣圍以細金絲一圈。

據葉先生告知，這把扇子多年前得自舊金山一位猶太裔的美國古董商，當我見到它時，就判斷玉柄的部分是真正的蒙兀兒玉器，但是我沒有見過這種造形特殊的扇面。經過努力的查證，終於找到北印度 Kotah Palace 宮殿的壁畫上，畫了拿著扇子的婢女正在為身著輕紗便裝，躺在露天推床上休息的公主扇風。（圖 D）



圖一五b 羊頭玉靶特寫



圖一五a 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蒙兀兒帝國 灰玉羊頭靶小刀
葉博文、葉吳麗華伉儷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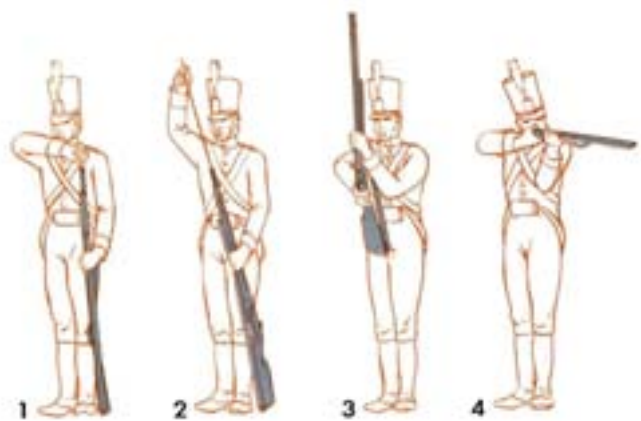
圖一五c 大馬士革鋼特有的水波紋

(註九) 畫中的扇子與葉先生所藏的金絲扇十分相似，在多方考證之下，終於確定它是蒙兀兒女性貴族閨中所用的珍貴文物。

成組的八角形盒子與盒托是蒙兀兒貴族常用的生活用品，不過鏤空的作品不多。(註十)

圖九的玉盒長一五、寬一五、高八·八公分，圖一〇的盒托寬二六、厚〇·四公分，都是用銅條、銅片作骨架，嵌以鏤雕番蓮的玉片，再用紅、綠、金等色料，在銅條、銅片上繪飾似金絲鑲嵌寶石的圖案。

十八世紀末乾隆皇帝曾痛斥當時江南蘇州



參考圖E 來福槍上膛操練圖



圖一六a 十七至十八世紀蒙兀兒帝國 青灰玉羊頭火藥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六b 火藥筒拓片

玉工流行將盛水貯灰的水盛、香爐雕琢鏤空花樣，認為是「奸滑匠人」造作的「無用之物」，還說：「甚至回疆亦效尤相習成風，致使完整玉料，俱成廢棄。」（註十一）根據此條記載可推測，細膩繁瑣的鏤雕風氣可能興盛於十八世紀後半，更由中國傳到了印度。這組玉盒與盒托上，不用真正的金絲鑲嵌寶石（或玻璃），而用各色顏料彩繪出鑲嵌的效果，也

反映了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時，蒙兀兒帝國國勢已衰。

（六）可蘭經與刀劍象徵和平與戰爭，都是伊斯蘭文化的精髓

與佛教、基督教相比，伊斯蘭教是歷史較短的宗教，但是自西元七世紀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島創立教派後，伊斯蘭教徒以熱誠的宗教情操與驍勇的軍事力量，拓展他們的文化版圖；逐漸佔領了西歐與東亞間遼闊的疆域。

可蘭（Quran）就是伊斯蘭教的聖經。圖一一是用高二·三·五、寬一三·四公分青白色的厚玉片平剖成可張可合的經架，中央部位有合頁形軸，併合時兩面浮雕花紋，撐開時兩片如十字形交叉，內面光素，可放置打開的可蘭經；據說經架的造形源自約十四、五世紀蘇丹時期（Sultanate period）的建築，下半截則相似於帝王的寶座。（註十二）

在伊斯蘭盛典中，貴族必需配戴象徵身份的長劍，日常生活則多佩帶短劍。圖一二、一三帶瘤形柄的短劍稱為Khanjar，流行於波斯與印度。



圖一七b 杯底



圖一七a 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蒙兀兒帝國 灰玉瓜瓣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七d 玉杯拓片



圖一七c 杯的鳥跡面



圖一八b 杯底



圖一八a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新疆地區 青灰玉瓜瓣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八d 玉杯拓片



圖一八c 杯的鳥瞰面

(註十三)前者長三八、四、最寬五·六、最厚二·三五公分(不帶鞘)，白玉劍靶上雕著花葉紋，木鞘上包著絳紅絲絨，縫著金索，還嵌著白玉作的護口及鞘尖。後者長三四·九、最寬六·一、最厚二·五公分(不帶鞘)。白玉靶上除了浮雕的蔓藤式花葉紋外，又以金絲、紅寶、鑽石等，規整地嵌飾幾何化花葉紋；淺浮雕的花葉與鑲嵌的花葉都屬典型蒙兀兒風格，但是二類紋飾間沒有協調的構圖關係，鑲嵌的花葉常直接壓在淺浮雕的紋飾之上，推估鑲嵌的紋飾是較晚加上去的，它的劍鞘貼金線繡花的紅絲絨，因年代久遠，金線多已殘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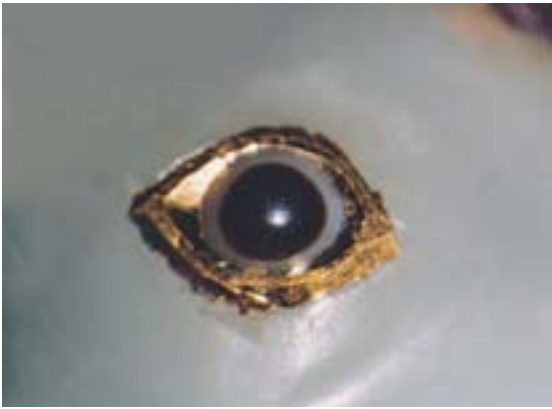
如圖一四般鋼刃略帶S形，靶的一側帶護弓的短劍稱為Khanjarli，只流行於十八世紀時的印度。(註十四)全器長三九·二、最寬六·九八、最厚



圖一九b 杯底



圖一九a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新疆地區 白玉羊頭瓜瓣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九d 羊眼用金絲鑲嵌縉瑪瑙



圖一九c 杯的鳥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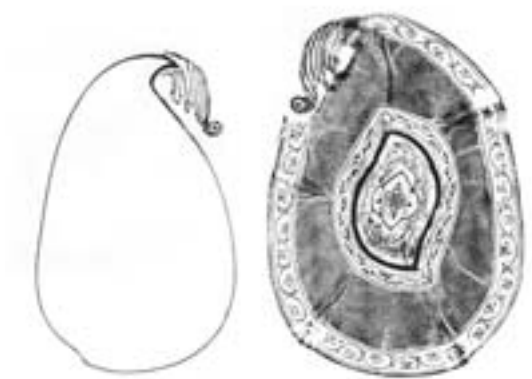
圖一九e 玉杯拓片



圖二〇b 杯底



圖二〇a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新疆地區 青玉茄式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〇d 玉杯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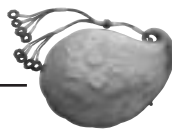
圖二〇c 杯的鳥瞰面

雖然刀劍與火藥筒都具殺伐之氣，但伊斯蘭教的信徒認為它們都

十七、八世紀時，印度已使用來福槍（Rifleman），射擊時要如圖E一般，先將火藥筒中的藥粉，由槍口適量倒入槍膛，再塞入子彈，用擲杖搗實，才能發射。（註十六）圖一六是帶深灰條斑的青玉火藥筒，長一〇·九、最寬二·八公分。造形有似獸角，小端雕作羊頭，雙睛嵌金絲、紅玻璃，大端雕花葉紋。上方銅柄連於小端的羊口處，藥粉就是由羊口倒入槍膛的。

三·九公分（不帶鞘）。白玉劍靶雕作幾何化花束形，S形護弓或象徵花莖。劍鞘貼紅色織金錦，除縫以金素外，鞘尖還有綠色珉瑯裝飾的金屬套。整體具優雅俊俏的氣質。

伊斯蘭兵器中最有名的是既鋒利、又具有水波紋的大馬士革鋼 Damascus steel。圖一五灰玉羊頭靶小刀，長三八·二、最寬三·七、最厚二·七五公分（不帶鞘）。刀刃就是這種用多層的、不同含量的碳鋼或純鍊等材料，經過折疊、鍛造、焊接的方法，製作出如流泉瀑布、雲霧髮鬚般曼妙細紋。（註十五）



是彰顯上帝阿拉神聖法力，與維護社會和平的必要裝備，貴族所用的刀劍靶與火藥筒，更是精緻的藝術創作。

(七) 一樣的器類，不同的風味，猜一猜哪件才是真正的來自印度？

前文曾說明由於乾隆皇帝的讚賞，新疆回部成爲大量蒙兀兒玉器以及少量鄂圖曼玉器東傳的必經之地，派駐在此的官吏及維吾爾族的領袖，都紛紛買了呈獻給皇帝，這類玉器就成了最熱門的商品，因此約在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後，就有來自江南的玉工周星若等人在葉爾羌設立作坊，爲當時的駐葉爾羌大臣高樸雕玉。（註十七）由於皇帝常命造辦處的玉工將他所賦的御製詩加刻在入貢的玉器上，刻詩的年份常就是玉器入貢的年份，提供我們最佳的研究線索。

若仔細檢視清宮舊藏，可發現在乾隆四十三年以後自新疆入貢的玉器中，混雜了一些仿雕的贗品。分析它們的風格特徵，就發現除了江南玉工的仿雕外，有的贗品還可能成於維族匠人之手。

製作贗品，是爲了營取暴利的一種欺騙行爲，因此，贗品多缺乏藝術的原創性，更流露因循苟且的頹喪氣息。本次展出五件玉杯，可供我們仔細比對研究。

前文所介紹圖五的瓜瓣杯，是十七世紀中、晚期，蒙兀兒帝國盛世時的作品；杯身各部位比例勻稱，杯底番蓮花瓣捲折自然，充滿

了生命力。與它相比，圖一七灰玉瓜瓣杯，體積較小，高四·三、長一五·二、寬一一·四公分，雖仍作九瓣式，但比例略顯矯揉，杯底花瓣邊緣捲折生硬，應屬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風格。

乾清宮是皇帝接見藩屬朝貢覲見的正殿，在其東側昭仁殿的庫房裡，曾堆放許多來自新疆回部的玉器，它們多分別裝在塞有薄棉的「回子布袋」中；圖一八至圖二〇就是堆放在庫房中，被一律視爲來自「痕都斯坦」的玉杯。雖然都採用了相似於圖五、圖一七玉杯的基本造形，但分析細部特徵，就明白它們都不是蒙兀兒玉工的作品。

圖一八青灰玉瓜瓣杯，高三·五、長一五、寬一一·二公分。器身扁矮，瓜瓣簡化爲四個寬瓣。柄部葉紋雕琢得十分生硬尖銳，器底的花朵已變得厚實呆板。雖然玉質尚可，但器壁厚重，拋光暗啞。

圖一九白玉羊頭瓜瓣杯，高四·七、長一三·一、寬八·五公分。雖然蒙兀兒也有柄部雕作羊頭的瓜瓣杯，而這件堪稱玉質潔白，拋光溫潤，但器身較小，瓜瓣也不夠飽滿，線條轉折生硬，羊脖子部位的處理更是呆滯，在外界上雕成規則的三角紋，內壁更形成四層階梯式的尖狀結合點，甚至應該是圓形的羊眼，也鑲嵌成棗核形的人眼模樣。全器平放桌面時，重心不甚穩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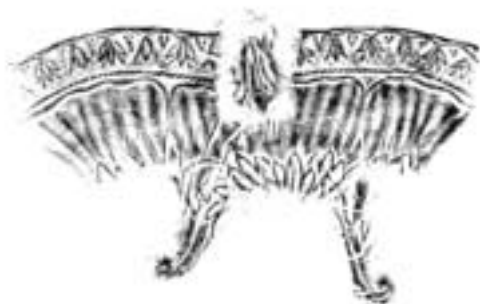
圖二〇青玉茄式杯，高三·七五、長一七·六、寬一〇·九公分。器身相當扁矮，器



圖二-b 器底



圖二-a 十九世紀蒙兀兒帝國 白玉小爵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d 拓片



圖二-c 回子布套及黃籤



壁光滑而無稜稜瓜瓣；短寬的瓜身，底端微翹，有似北方的茄子；器底琢成豆莢形，底心草率地雕以花葉紋；口沿及腹壁下緣各琢一周蔓藤花葉紋。

雖然各有不同的僵化與變形，但整體觀之，圖一九、二〇兩件，器壁薄，拋光細潤，較相似於江南地區玉雕的風格，所以這兩件或是葉爾羌的江南玉工所雕。圖一八玉杯，壁厚且拋磨不佳的特徵，相似於圖一維族呈貢的玉碗，所以推估它可能成於維族玉工之手。

（八）來自邊陲大城喀什噶爾的小爵杯，反映了半個世紀的文化交流

昭仁殿的庫房裡，還放著一件白玉小爵杯（圖二二），長七·四、寬六·二、高五·一公分，雖然很小巧，卻具有重大的意義。裝它的布套口上繫著黃籤，上面有當年點收入庫的紀錄，說明它是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自喀什噶爾（今日之喀什）貢入的。

它的造形頗像中國古代青銅禮器中喝酒用的銅爵，橢圓的器身向前後伸出「流」與「尾」，還有三個小足；但是口緣一圈花葉紋，由底心琢四瓣花，外圍寬柔的花瓣向上包貼於整個器腹，三個器足上也雕飾莨苕葉紋；此外，還以二片彎垂的莨苕葉形成器柄。

宏觀地考察中國古代容器的藝術傳統可知，青銅時代多以動物為器物的裝飾母題，兩漢、隋唐吸收了自草原傳入西亞、波斯等地的藝術風格後，宋、明時文人崇尚自然寫實之

風，流行以花葉瓜果為飲器或文房用具的造形；蒙元的西征、蒙兀兒勢力的興起，讓東、西藝術精華在古名為「痕都斯坦」的北印度再度融合，孕育出典雅秀麗的蒙兀兒玉雕。

西方學者分析蒙兀兒玉雕的藝術成分時，都將「瓜形」容器認定是來自中國的藝術傳統。但原本是中國的葫瓜器形，被痕都斯坦的玉工增添了來自歐洲與印度的莨苕葉紋、羊頭、蓮花座，就創造出如圖A那般秀麗典雅的羊頭瓜瓣杯。

對於十八世紀中國的乾隆皇帝而言，巧奪天工的痕都斯坦玉器出自印度的「仙工」「鬼工」之手，高超的技藝遠非中土玉工所能及，（註十八）帝王的熱愛刺激了中國玉工，西施效顰地仿作出如圖一八至二〇那些重心不穩、比例失當、紋飾草率的玉瓣杯。

更有趣的是，在長達六十餘年（西元一七五六至一八一七年）的交流後，居然出現了揉合中國古銅器造形與痕都斯坦花葉紋的玉雕小爵杯。它，究竟出自何方玉工之手呢？

仔細比較了各類痕都斯坦玉器上的雕紋後，筆者認為它的造形雖然未見於十六至十八世紀的蒙兀兒玉器中，但是小爵杯器表滿雕典型的蒙兀兒紋飾，細膩的雕琢手法與溫潤的拋光，呈現濃厚的蒙兀兒氣息。這樣的作品可能是十九世紀北印度玉工，為了討好東方的新主顧，吸收中國的傳統造形，所雕琢的「文化綜合體」吧！

註釋：

- 一、圖片取自 Susan Stronge, "Colonel Guthrie's Collection, Jades of the Mughal Era," *Oriental Art*, Vol. X X X IX, Winter 1993-4.
- 二、目前巴黎的羅浮博物館藏有十五世紀中亞帖木兒帝國的王碗，倫敦的維多利亞與阿伯特博物館藏有十八世紀波斯薩非王朝的王碗，資料分別見：Ralph Pinder-Wilson, "Jades from the Islamic World," Stephen Markel edited, *The World of Jade*, (Bombay: Marg Publications, 1992) pl.6. Robert Skelt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Indian Jade Carving Traditions," *The Westwar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Arts from the 14th to the 18th Century*.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London: London University, 1972) pl.26-c.
- 三、羅森，〈清代史〉，（台北：正中書局，一九八二）頁五三三至五四〇有「番妃著實」。
- 四、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活計檔冊作記錄此事。筆者在此文〈乾隆、嘉慶時期伊斯蘭風格玉器東傳的研究〉與御製詩交叉比對，考證旌額里所貢即為德豐玉盤，該文發表於《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一卷第一期，二〇〇三年冬。
- 五、該玉盤正在高雄市立美術館所推出的「璀璨東方」特展展出。
- 六、鄧淑蘋，〈故宮所藏痕都斯坦玉器特展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二）。
- 七、Robert Skelton, "Islamic and Mughal jades," Roger Keverne edited, *Jade*, (London: Anness Publishing, 1991). Note 62.
- 八、Stephen Markel, "Carved Jades of the Mughal Period," *Arts of Asia*, Nov.-Dec. 1987. pl.97.
- 九、Joachim Bautze, *The Royal Murals of Rajasthan---*Art in Peril, Edited by Jill Tilden, *Silk & Stone, The Art of Asia*, Hali Publications Limited, London, 1996.
- 十、維多利亞與阿伯特博物館也藏有一組鑲嵌鑲嵌蕃蓮玉片的八方形盒與盒托，不過在鑲嵌的深綠玉片外又貼一層嵌有金絲寶石圖案的白玉片，十分特別。見 Susan Stronge, "Colonel Guthrie's Collection, Jades of the Mughal Era," *Oriental Art*, Vol. X X X IX, Winter 1993-4.
- 十一、（清），王先謙，〈東華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七）卷一一九。
- 十二、M. L. Nigam, *Jade Collection in the Salar Jung Museum*, (Hyderabad :Salar Jung Museum Board, 1979) p.28.
- 十三、The Diagram Group, *Weapons—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from 5000B.C. to 2000A.D.*,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0, p.30
- 十四、同上註。
- 十五、有關大馬士革鋼的資料，可參考：周煒，〈亞洲古兵器圖說〉，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頁一三七～一五一。英文資料：Hodges, Henry, *Artifact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London, Duckworth, 1989, pp. 88-89.
- 十六、圖片轉載自：註十二書中頁一一五。
- 十七、賴惠敏，〈從高樸案看乾隆朝的内務府與商〉，《新史學》十三卷一期。（二〇〇一）。
- 十八、乾隆皇帝經常在御製詩中讚嘆痕都斯坦的玉工，貶損中國蘇州的玉工。有興趣深入探索的讀者，可參考筆者的新作：〈乾隆、嘉慶時期伊斯蘭風格玉器東傳的研究〉，出版資料詳註四。